



魔盒 MOHE

杨学忠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MOHHE

魔盒

杨学忠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盒/杨学忠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2.7

ISBN 7-80623-354-7

I. 魔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4850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	印张	10.25
邮政编码	450002	字数	210000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印数	4000
经销单位	各地新华书店	版次	2002 年 7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	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	印次	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80623-354-7/I·281	定价	1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

作者主要作品

理论专著《社会发展大势——人类自由之路新探索》

长篇小说《家里少了女人》

长篇小说《家里有了女人》

长篇小说《家里多了女人》

散文诗集《红杏》

从某种意义上讲,我们生活的空间就如一个盒子,我们无法真正地了解过去的了,同样我们也无法了解不曾发生的。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见证现实和预见未来。

——作者

目 录

- 一 为什么你要说爱他 / 1
- 二 他是这样报案的 / 12
作者补白之一 / 17
- 三 该怎样获得证据 / 28
- 四 我要让她做我的情人 / 41
作者补白之二 / 50
- 五 这是市场经济 / 59
- 六 只要你爱我 / 68
作者补白之三 / 86
- 七 你可以去告我 / 94
- 八 这是一张传票 / 104
作者补白之四 / 116
- 九 让我最后亲你一次 / 122
- 十 我要杀死他 / 139
作者补白之五 / 149

- 十一 我不是你的儿子 / 158
- 十二 神秘的盒子 / 171
- 作者补白之六 / 178**
- 十三 山村的月夜 / 183
- 十四 因为我爱他 / 196
- 作者补白之七 / 207**
- 十五 你是我生命的知己 / 216
- 十六 他在夜晚工作 / 231
- 作者补白之八 / 247**
- 十七 我要抓这个典型 / 257
- 十八 你该去看看他 / 275
- 作者补白之九 / 290**
- 十九 他被判了死刑 / 296
- 二十 我为你辩护 / 313

一 为什么你要说爱他

农历正月初五的夜晚，我一个人伫立在北方这座城市的车站。列车已经离去，清寂寒冷的车站空空荡荡，使我孑然一身的影子愈发显得孤独。

她怎么可以说她爱上了那个囚犯，仅仅隔了一个寒假。即使她不是故意的，可我几百里乘车来到她的身边，想和她一起分享寒假最后几天的时光，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要我陪她去看一个囚犯，还嬉笑着说“爱他”。这叫人怎么受得了？我一气之下离开了她。但当列车咣咣当当又一次驶来的时候，我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？

早上才挣脱父母的挽留，乘上开往江州市的列车，为的就是要和白琳在一起。我们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了，在爱的路上我们已走过一段路程。可是她却不顾我旅途的劳顿就要我陪她去看一个囚犯。即使他是一个无辜者，我也无法理解。

一股寒气袭来，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提包，拽一下上衣。心也在这寒冷的空气里缩瑟着。

肖君！冷吗？

冷，可有你在，我不怕。就像《刘胡兰》里的唱词：数九寒天下大雪，天气虽冷心里热。

寒假前的一个晚上，我们龟缩在学校操场边的冬青树旁，用彼此的大衣使劲掖住对方的身体，我们用爱来感受对方的体温，感受爱在寒夜里的温度。可是仅仅一个寒假之后，她却用一个随便的“爱”字和莫名其妙的“爱”的对象几乎把我打晕了，我不容她用这样的玩笑话来伤害我真挚的感情。

可是此刻，面对这个冷清的车站，我该走向哪里？

我悔自己不该一气之下离开她，一个人飘忽在这寒冷的夜里。此刻，对爱的渴望和思念在我心头犁下一道深深的怨恨。我在心里发誓：如果你不来找我，不向我道歉，我今生将不再理你。

肖君，你真的生气了？

当我挪动沉重的步子回转身的时候，她真的站在了我的眼前。我的心忽然一颤，眼睛一下子充盈着泪水。我扔掉手中的提包，一把把白琳文弱的身体拥进怀里，怕她要变成小鸟飞了似的。我的举动立时便引来四周惊异的目光，可我们毫无顾忌。

白琳偎在我的胸前好久好久，才挣脱我的手说：

你知道这是个玩笑还生这么大的气，害得人家好找，都快急死了。

白琳，我爱得太深了，以至于一句玩笑都会刺疼我的心。

我再一次把白琳拥入怀中：

白琳，答应我，以后再也不开这样的玩笑了。

白琳点点头：

肖君，咱们回家吧！

我像一只温顺的小狗一样偎在白琳的身旁。

穿过城市里蠕动的人流，我们来到白琳家里的时候已到了农家掌灯时分。

这是一套城市居民普通的住房，三室一厅，悬在高高的五层楼上。爬过长长的楼梯我已气喘吁吁。和我们家乡的那些小瓦房相比，真不知它会好到哪里。

偌大一个客厅，除了一台 20 吋的彩电和一套沙发外，没有别的家什。

白琳放下提包就慌忙给我倒水。

伯父不在家？

到省城开会去了。

大哥呢？

人家是干公安的，春节不休息！

伯母呢？

知道你要来，大概是上夜市买菜去了！

白琳说着，把一杯热茶递到我手里。

一会儿我妈回来，可不准再耍小孩子脾气！小心眼儿。白琳说着，用她温柔的小手在我的鼻子上点了一下，我憨憨地笑了。

开门声响了，一个五十多岁左右的女人走进来，白琳赶忙跑过去：

妈，你上哪儿去了？

上哪儿去了？不是说五点钟的火车，怎么这么长时间

才回来？菜都快凉了，我下楼接你们去了！

白琳的母亲说着，走到我的面前，上下打量着我。

这就是你常说的那位肖同学？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！误车了？

白琳的母亲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，我不好意思地叫一声：伯母。

没误车，你问问他是怎么回事？

白琳说着，向我挤一下眼神，弄得我脸上热辣辣的。

准是你又要脾气，气了你的同学，是不是？

白琳的母亲说着，就到厨房端菜。

妈，怎么刚一见面您就护着他？以后恐怕没有人疼我了。

疼你疼你，都是你爸把你惯坏了。

说话间，白琳的母亲把做好的四个菜端了上来：

白琳，先陪你的同学吃着，我去给你们下饺子。

不难看出，白琳的母亲是位慈祥热心的妈妈，在白琳去接我的时候，已经把菜做好了。从她俩的谈话中，我知道白琳已经把我们的事给她母亲说了，可在吃饭的时候，她们又几次谈到那个囚犯，我不便插话，但心里好生疑惑。

在这个寒假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叫我心爱的白琳，冒出那句话来，冲撞我一颗炽爱的心？甚至，她的家人也为此产生恻隐之心。不，不是恻隐之心，是同情，甚至还有某种感动。

夜里，我一个人躺在房间里，怎么也无法入睡。感觉告诉我，白琳好像有什么事要对我说，只是她压抑着自己，尽量回避着，她的母亲似乎对那个囚犯也有很好的印象。

我想起了白琳说的那句玩笑话，我怕那是真的。

我不能入眠，我就这样辗转反侧了一夜。直到天将亮时，才朦朦胧胧地进入梦乡。一觉醒来竟是早晨八点多钟。当我打开门时，白琳已为我准备好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。

怎么样？晚上睡得好吗？

伯母呢？

我妈上班去了。她在文化局工作，春节期间有文化活动，早上七点多就走了。

听白琳这么一说，我就垂头丧气地说：

晚上睡得不好，老做恶梦，怕那个囚犯把你给抢走了。

我说着，无力地走进洗手间，白琳跟在门口看着我洗脸：

你呀！真是个书呆子，一句玩笑，就这么放不下！

白琳说着，我感到她的心中对我流露出含怨的爱意。等我洗刷完毕，她已将母亲做好的饭菜端了出来，我们两个边吃边聊：

吃了饭我们干什么？

你说呢？我们出去玩，到公园？或者到江滨去？那是我们江州市新开发的度假旅游点；要不，我领你去逛商店，街上有文化活动，狮子、龙灯，还有盘鼓队，我们边看边玩。

我知道，白琳想用她过分的热情，来弥补昨天下午无意说出的那句玩笑话。感觉告诉我，白琳心里搁不下那个囚犯，只是因为我的缘故，她才不便再提起。

我想和你一起去看看那个囚犯。

什么？白琳愣愣地看着我，好久才说：

你不生气了？

本来就是一句玩笑话，有什么好生气的。

我好像很大度似地说。

白琳盯了我一眼，然后把嘴撇撇，做了个鬼脸。我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吃罢早饭，我和白琳一块儿到郊外的监狱去探望那个囚犯。

沿着田野里一条窄窄的马路，我俩并排骑自行车走着。阵阵凉风吹来，我感到白琳的表情显出一种莫名的沉重，这让我感到不安。难道她真的在心灵深处对那个囚犯产生了好感？甚至于是一种无法言表的爱意？

我的心有点忐忑不安了。

我侧脸看看白琳，她只管沉默地骑车前行，好像心头锁着无限的沉重。

白琳，你在想什么？

我有些受不了了，问。

什么？她惊了一下。

我问你在想什么？

没想什么。白琳轻描淡写地回答我一句，又沉默下来。

我知道她在想那个囚犯。

他有什么样的魅力，把一个如花似玉的法律系的女大学生搞得如此神魂颠倒呢？我不明白。我只得耐住自己的性子。

白琳！

嗯？

你在想什么？

我再一次问。

我在想一个问题，我想把它作为我毕业论文的论题，可是我怎么也搞不明白该怎样去论述它。

什么问题？

刑法学上讲每一个犯罪的构成都包括四个方面的共同要件，即：犯罪的客体和客观方面，犯罪的主体和主观方面。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同时具备这四个方面的要件，才能确定为是犯罪，并根据这些要件来追究刑事责任，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构不成犯罪。犯罪的客观方面指的就是其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。可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在主观上是去犯罪，而客观上这种行为并没有引起危害社会的结果，这叫不叫犯罪？该不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？

你是法律系的大学生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

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，按照刑法学的观点，主观的犯罪就一定在客观上对社会造成危害。可在社会实际中并非完全如此，主观故意地去侵害别人，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，相反这个社会产生了某种促进作用。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：犯罪——孤立的个人反抗统治阶级的行为，具有强烈的阶级性。可我国现行的阶级关系该如何去划分和界定呢？……

白琳说着，好像已经沉浸在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之中。她有时像是对我说，有时又像是自言自语。我不时地侧面看她，可她好像忘记了我的存在似的，只管发挥自己的宏论。

轮到我沉默了。

到了监狱门口，白琳才忽然清醒了似地说：

你等一下，我去办理探监手续。

手续办好后，一个警察把我和白琳领进“会见室”：一间不大的长方形的小屋，一张乒乓球案子似的桌子，再就是案子两边放着的那条板凳。警察友好地示意我们坐下。

一会儿，对面的那个小铁门开了，一个瘦弱的犯人从里面走出来。

白琳看见他，眼睛立即放出光来，何明！她叫着随即站了起来。

那犯人看见白琳，眼睛也为之一亮：

原来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

我来看看你，我昨天才听说你的事儿。白琳说着，好像有一种歉疚似的。

那犯人向我瞟了一眼，渐渐消沉下来说：

谢谢，谢谢你来看我。

说着无力地坐在对面的凳子上。

这是一个按现代女孩儿的说法是“三等残废”的人，身高不会有一米六五，面容消瘦，黝黑的皮肤，看不出有什么男子汉的气质和魅力。他看到白琳时眼睛里闪出的亮光很快熄灭了，一副颓丧的面孔，一看就像是一个囚犯。

肖君，这就是何明。白琳给我俩介绍：何明，这是我的同学肖君。他听说你的事，想来看看你。

谢谢你们。何明无力地说着，把放在桌案上的手轻轻抬了一下，然后又木然地垂下头。

何明，你放心在这里，我会想办法为你请律师的，你很快就会没事的。

白琳说着，那口吻就如同在安慰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儿。

何明没有吭声，只是把头越垂越低。

何明，你需要什么？我明天给你送来。

不！何明忽然抬起头，提高声音说，你走吧！我不认识你！

何明！你怎么这样？我会全力帮助你的。

白琳的话音刚落，何明忽然像一头狮子一样暴怒起来：我不认识你们，我自己做的事自己当，我不连累任何人，你们走吧！

公安人员迅速止住何明，他才又坐了下来，小声说：你们走吧！我不连累任何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已经没有任何亲人，无牵无挂，这不关你们的事，你们快走吧！

不！何明，你不能这样说，我们都是你的亲人。

我想不到白琳会说出这样的话，心中不免一阵惊悸，何明也抬起头，眼泪汪汪地说：

我不想连累你们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可我是罪犯，说不定还要被杀头，你何必找这种麻烦？

我要为你找律师，我也可以亲自为你辩护，我是学法律的，我知道你有冤屈。

白琳说着仿佛是被何明感染了似的，几乎要流出泪来。

我的心更加沉重起来，难怪白琳要和我开那样的玩笑，这中间肯定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。不然，白琳何以有如此的表情。于是我悄悄地站起来，往回走了几步，和我并排坐着的白琳，竟然没有感觉到。我又回过头来看着这桌案两头对坐的两个人，真像一对渴望相会的情侣一般，深情地交谈着，只是中间多了一张长长的桌案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我再也沉不住气了，只好走过去，拍了一下白琳的肩膀，提醒她我们该走了。这时白琳说：

何明，你有什么事要办，只管给我说，过两天我再来看你。

没什么事，我一个人无牵无挂的，不会有什么事。说着，何明站起来，旁边的警察走到他的身边，带他走向那个小小的铁门，快到铁门口的时候，何明忽然回过头来说：

白琳，如果方便的话，给我带点牛肉，还有，我想喝点酒。我心里好馋哪。

好，好，我一定办到。白琳说着，表情显得十分激动。

就在何明回头的一刹那，我忽然觉得这个人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好生面熟，可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头脑中出现一种近乎梦幻的感觉，但这种感觉怎么也组合不成一个完整的画面，仿佛是第六感觉在起作用，当我再一次回望这张似曾相识的脸，我们的目光好像在一起碰撞了一下，那碰撞仿佛出现了火星儿，潜意识告诉我，对方也有某种感觉。直到我们离开监狱走在归途上，我仍然打消不了这种念头。

这回轮到我沉默了。白琳却变得活跃起来：

肖君，你对他的印象怎样？

不怎么样。我平静地说，只管骑车走路，心里想说：一副贼相，可嘴却不听使唤，怎么也张不开。

他是一个好人。白琳说着，好像后面还有什么话要说，但却止住了。

看得出你对他是有感情的，说不定有一段动人的故事。我平静地说。

肖君，你该不是挖苦我吧？白琳好像也是极平静地说，是有一个动人的故事，我正想要你这个中文系的大学生把它写出来呢！